



钝悟

性侵，绝不仅是一时之痛，当整个世界已遗忘那段往事，
心魔，继续寻找复仇的契机！

你伤害了我，不能一笑而过！

汪洁洋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钝悟



汪洁洋
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钝悟 / 汪洁洋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62-1867-9

I. ①钝…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5953 号

图书出品人 / 刘海涛

出版统筹 / 乔先彪

责任编辑 / 梁 惠 庞贺鑫

特约编辑 / 王玉杯

书名 / 钝悟

作者 / 汪洁洋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 63292534 63057714 (营销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 63055259

Http: //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印张 / 17

字数 / 196 千字

版本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867-9

定价 / 49.8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因为不够聪明，只好慢慢领悟。

——汪洁洋

谨以此书

献给我遇见、爱过的每一位你。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001 东菊的别离

第二章

013 鸢尾的回忆

第三章

065 紫藤的埋伏

第四章

099 风信子的重逢

第五章

125 溪苏的杀戮

第六章

171 铃三的幸福

第七章

193

木棉的报复

第八章

233

彼岸花的挣扎

第九章

245

合欢的醒悟

第一章 东菊的别离



东菊的花语是淡然别离，隐者正是手捻这枝小菊，目送暮色渐浓的远山。

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水珠不沾荷，执着不见智。



晨起，暴雨便吃紧。

这场雨已下了月把光景，时紧时疏，却就是不歇气。

天边，云层流转，掠过山脉，虽背负厚重的水滴，却婀娜飘逸。

风，从海面兴起，骤然变幻出玄妙的舞步，进入大陆便恣意起舞。

木质钟楼屹立百年，白蚁啃得本就朽了，这般风雨，身子一歪便倒了下来。檐下鸟儿饥肠辘辘，忍不住啁啾哀叹。香客也不肯冒雨上山，往日烟火鼎盛的禅寺略显寂寥。

雨虽恼人，空气却分外清甜，庭院中几丛毛竹翠绿得热闹，簇拥着那三株杏树，甚是繁茂。

汀澜山云顶禅寺住持释介大师的早课，被慌张闯进的净尘打断：

“不好了！又流泪了！”

净尘扑跪在蒲团上，面色惨白。释介闻言赶快睁开双眼，抚念珠

的手指微微颤抖，顷刻间冷汗就出来了。

屈指算来，距汀澜山云顶禅寺正殿的佛祖真身首次流下血泪，已有 20 载。

20 年前的那夜释介记得真切，好一场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天与地混沌不分，遍地鬼哭狼嚎！清晨，当值小僧打开大殿之门，直惊得跌坐在地上。

一夜间，高达 11.99 米，重 100 多吨，本是坐北朝南的佛像竟然反转了 180 度，成了坐南朝北！

这真是旷世奇闻！

更匪夷所思的是，佛像的双眼竟然流出两条血泪！

天象异动，佛像反转，真身泣血，必有大灾降临！

释介的心揪了起来，佛门清静，劫数必出于俗世。

汀澜地处南海之滨，多台风海啸，百姓世代渔鱼为生，故遍尊定海诸佛以佑平安。如今天雨成灾，佛祖掩面泣血，民以何依呢？

上次幸得神明点化，未酿大祸，不知此次能否逢凶化吉？

所幸这次佛像并未反转，不过，业孽一日未尽，终不能圆满。

释介命人紧闭寺门，率一众僧侣沐浴焚香，诵读《大悲咒》和《地藏菩萨本愿经》。只见汉白玉的佛祖真身面朝南海，法相端庄，然而目光郁柔，一条浅浅的血泪痕，似有似无挂在颊上。

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

释介叩拜，祈求明示……

2

雨季结束，城市焕然一新。

摩天大楼的霓虹煽情地跳跃，炫耀着大都市的繁华。

和别处一样，地球上称作人类的物种，占据了大气层最底层的空间，用混凝土和钢铁铸成可以住的格子和会跑的盒子，终日游荡在纵横的街道、密集的立交桥上，彼此并不熟悉，却共享“菲城”这个别致的名字。

菲城，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经济特区，隶属澄洲省，比邻港澳，远眺宝岛。古往今来，航运便利，物产丰饶，使得菲城欣欣向荣，成为著名的贸易中心和旅游城市。

这片海域在大陆的最南端，温和的海水孕育出四大名产，分别是青蟹、大蚝、对虾和石斑鱼，个大饱满，滋味鲜甜，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

菲城市区居于汀澜山脚，绿荫如盖，环抱一方海湾，天水相接，更披扯一条绵延无尽、细腻松软的白色沙滩，历史上曾以“水晶海浪”美名于世。

菲城的街道也很有特色，东西向以树命名，南北向以花命名，街道两边栽种与路名相同的花木，使得整个城市极富诗意，雅致如南海仙女。

上天继续眷顾菲城湾，这里还是赏潮的绝佳地点，每年六七月份，可尽情领略“后潮推前潮，大潮叠旧潮”的“潮中潮”美景，那真是气势磅礴，令人啧啧称奇。

虔诚的信徒更视菲城为圣地，汀澜山上的云顶禅寺历经千年，香火仍旧十分旺盛。

然而，还是和别处一样，城市的快速发展，人口的爆炸增长，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由大脑控制眼耳口鼻、躯干四肢的地球人，虽然穿衣戴帽，读书识字，远离了蒙昧洪荒和刀耕火种，不断用科技力量加深文明进化，

但在狩猎和捕捞方面却更加野蛮。

水晶海浪早不见鬼影儿，大海即将被掏空，丰厚的资源不久将要枯竭。

所以，仔细嗅一嗅，富足、祥和的背后也飘散着奇怪的气味。

这是妩媚的热带花蕊、风情的香奈儿五号和放肆的尼古丁、汽车尾气、地沟油，再加上腐败的鱼虾贝壳混杂后被烈日炙烤的气味——香、臭、焦、腥，不一而足。这种气味顽固地渗进土壤，浮在空中，在高楼大厦、公园小区里游荡，甚至渗进人的身体，雨一停就翻腾出来。

因为浮躁和肮脏是没法被雨水洗净的，在黑暗的掩盖下，不时露出容易察觉的端倪。

3

黎明前的最后一小时，就是故事的开始。

二十出头的阿年在东菊路的夜店里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踉跄地和朋友道别，迎着夜风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家只有几个路口，绕过夜店前守客的一排的士，阿年熟门熟路地钻进狭窄的后巷，小几步就隐身于一片漆黑。

最是一天之中寒冷的时刻，年轻的阿年身上贴着汗渍渍的短袖，不时散发出烟酒和汗水混合的酸味。虽夏至，一股阴风袭来，也禁不住打了个冷战，鼻腔不知被什么刺激，又是一个大喷嚏，酒劲有点醒了，恶心反而泛滥，便蹲在路边呕吐起来。

胃早已经清空，阿年痛苦地干呕，只吐出一些水样的泡沫。可恶心还是盘旋不散，只好把手指头伸进喉咙里硬抠了几下，又“哗啦”一下喷出苦苦黏黏的呕吐物。

头昏眼花好半天，阿年才回过劲来，用手掌揩了揩嘴巴，在牛仔

裤上蹭了蹭，才捂着肚子老态龙钟地站了起来，只感觉天旋地转，赶紧又蹲下。

“再也不能这样喝了，真吃亏！”阿年暗自怪自己，“每次都这么不长记性！”

“有人吗？……”

哪里飘来的声音？阿年愣了一下，四周黑漆漆的，他晃晃脑袋，真是喝多了！

“救救我……”

这次阿年听得真切，赶快直起身子四下张望，可是没人啊！

正头皮发麻，阿年惊觉自己已身处小巷深处，这里平时就人烟稀少，左右是高耸的围墙，狡猾的树枝伸出墙头，不怀好意地探头探脑。再抬头看天空，一片漆黑，一颗星星都没有。

“不是碰到鬼了吧！”阿年想撒腿就跑，但感觉腿蹲麻了，一步也迈不动。

“求你救救我……”

声音又出现，这次阿年听出是一个男人，竟然稍微放下心来，摸索着打开手机，借着屏幕微弱的亮光，还是没看到人影。

“你在哪里？是人是鬼！”阿年壮着胆子呵斥。

“是人。”那个声音极其虚弱，“我在你脚下……”

阿年一蹿高跳起来，看到脚下正踩着一块下水井盖，声音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蹲下来凑近细看，那个声音已经开始哀求：

“快救救我吧，我撑不住了……”

4

傍晚时分，一艘白色快艇从菲城港下水，避开渔船，迫不及待地

驶向深海。

海风瞬间扯散头发，露出女人的脸庞。

一望无际的海水有些浑浊，不时掀起半米高的海浪，快艇迎头撞击，剧烈颠簸，如同正面遭遇铜墙铁壁，马上就要解体，但女人毫不减速。不知不觉陆地渐远，最后彻底消失，快艇这才停了下来，关掉引擎，随着波涛在海面上摇摆。

女人环视四周，好像在找什么，可此时放眼望去，除了蓝天和海水什么都没有。

焦急爬上眉梢，女人开始大声呼喊。

可是，还是什么都没有……

女人把手拢成喇叭形放在嘴边，不停地叫啊，叫啊，慢慢地竟哭了起来，先还是流泪哽咽，后来竟然变成了歇斯底里。她尖叫着，拼命拍打船舷，摇晃船身，快艇马上就要翻了！

忽然，一条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艇底，女人立刻转悲为喜，她俯下身子，把双手深深地埋入海水里。

黑影不见了，与此同时，另一个黑影跃出水面，如芭蕾舞者般做了个旋转，重新钻进海里。

女人破涕为笑，她把大半个手臂都浸入海水，用力地划着水花。

又有几个黑影出现，这一次同时跃出水面！

啊！是海豚！

海豚好像听见了女人的召唤，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越来越多。这些“七彩海豚”大小不一，有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粉色的，甚至还有墨绿色和海蓝色的。它们三三两两围着小艇，争先恐后地跃出海面，有一只粉色的小海豚甚至还用嘴唇轻轻触碰女人的指尖。

女人脱掉鞋子，扯掉衣服，径直跳入海中。

她闭上眼睛，舒展着身体，脸上是幸福满足的笑意，就像一只白

色的海豚。

正在下沉之际，一只蓝色成年海豚轻托起她的背，把她稳稳地举出海面。与此同时，上百只海上精灵同时跃起，翻转，入水，动作整齐划一。

这场面太不可思议了！

在金色夕阳的映衬下，很像天堂。

5

出差刚下飞机的陈军来不及回家，直奔案发现场。

床上，一具宽大的肉体仰面躺着，一丝不挂，两条小腿耷拉在床边。法医和法证已经检查过，一张面巾纸盖在死者的私处。

眼前的情景，勾起尘封多年的往事，陈军竟然呆住了。

“您没事吧？”

林域果在师傅眼前摆手，陈军才回过神来。

“死亡时间大约在1小时前，初步估计是反射性心搏骤停，详细报告还要等尸检。”女法医对高挑的陈军一笑，“从体型就能看出死者平时的生活习惯很糟糕，腹部脂肪堆积，啤酒肚和整个身体完全不成比例，死亡之前他喝了很多酒……”

市公安局副局长一边听法医汇报，一边翻看床头死者的护照和个人用品，不由皱起眉头。

证件里夹着名片，其中有几张是死者自己的，上面赫然写着：蔡氏生物集团董事，海外事务部总监，松村健。

“吸毒了没？”陈军丢下名片。

“没有。”法医回答，“死者应该是在剧烈运动中，颈动脉窦受压而导致的猝死。”

“那女的在哪儿？”陈军回头问徒弟——区刑侦大队队长林域果。林域果一挥手，一个穿着低胸装，画着夸张眼线的女孩儿被带了进来。

“你是卖淫的？”林域果问。

“怎么说话呢？你才卖淫的呢，你们全家都是卖淫的！”

林域果没防备，被对方牙尖嘴利地呛声，当场弄了个大红脸。陈军瞅了他一眼，柔声问女孩儿：“事情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唉！女孩儿嘬起涂得通红的小嘴，把已经录好的口供又重复了一遍——

我叫王欣美，今天下午和几个朋友在这个酒店的大堂喝咖啡，用手机“摇一摇”认识这个男的。他就住这儿，我们正无聊，就约他到大堂来玩。他立马就下来了，和我们聊得很热乎，还主动买了我们的单——朋友都能作证！

他约我开房，我看这个酒店是五星级的，他派头蛮足，应该挺有钱，就答应了。进来也没多说什么，我就先洗澡……

“这不是卖淫是什么？卖菜呀，你还理直气壮的！”林域果咬牙切齿，赶快报上刚才的一箭之仇。

“你知道他的名字，做什么工作吗？”陈军不理徒弟，继续询问。

“不知道，大家都是出来玩的，这种事情问了也白问，哪个会讲真话嘛！”

“那洗完澡呢？”

女孩儿摸摸鼻子，然后，他说给我 1000 块钱，我们就开始了……他太胖了，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我正偷着乐呢，他突然满脸通红晕了过去！我吓坏了，躲进厕所给朋友打电话，等我出来看他真的不行了，只好报警。

“他怎么忽然满脸通红呢？”

“还不是怪他自己嘛，要我拿丝袜勒住他……”女孩儿越说越小

声，冒出难得的害羞表情，“我是不同意的，这不是变态吗！有的小姐妹肯这样，我是一直拒绝的！可他就求我，赖着我，非要加钱，加5000，这么多钱怎么拒绝啊，谁知道他怎么就……”

“谁的丝袜？”

“他自己准备的丝袜，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变态！”

“你为什么不立刻叫救护车呢？也许人还有救。”

“警察叔叔，我说了我害怕嘛。”王欣美撒起娇来，“这种事情女孩子家好怕怕的，我连我是谁生的都不记得了。”

“那你就没想到要跑吗？”

“我还没那么傻吧！房间里这么多指纹，酒店又有监控，手机聊天记录，我往哪里跑？而且，又不是我杀的他，这是意外，我又不用负法律责任……”

林域果警官冷笑插话，人是你勒死的，负不负责任可不是你说了算！

“丝袜是他自己挂上去的，他要我勒他，我是不肯的。警察叔叔，你们能救我吗？帮我证明他真是意外死的！”女孩儿换上娇弱的表情，又哀求陈军，“我知道错了，我真的只是想弄点钱花，我不想杀人，更不想坐牢呀！”

女嫌疑人被带走之后，酒店总经理、前台服务员、女嫌疑人的朋友逐一接受了警方问话。

经查证，这个房间登记的客人名字和护照相同，松村健，东瀛人。他是酒店的常客，近几年，经常在此一住几个月。他有召妓的习惯，这在酒店也是公开的秘密……

菲城公安局副局长陈军，正孤零零地缩在酒店大堂的沙发里发呆，此时林域果靠了过来。

“师傅，累了还是有心事？”

陈军摇头，不累。

“唉！今天的案子让您想起她了吧？您每次喝酒就叨叨这事儿……”

陈军长叹，是呀！

这是自己一生的心结！

那是警官学院毕业的第一年，自己被分配到了派出所，第一次出警就是区卫生局局长王荣生横死在宾馆里。

二十年了，自己还清晰记得那天的情景——

王荣生是窒息而死，凌乱的大床上，中年男子裸露着令人厌恶的身体，正值盛夏，才咽气几个小时，苍蝇已经开始在他的黏膜上寻找机会产卵。

床边，坐着一个穿紫色裙子的小女孩儿，时不时帮死者的尸体赶着苍蝇。

就是她报的警，一个人守着尸体过了大半夜。

警车上，陈军偷看女孩儿，瘦弱普通的模样，说不上很漂亮，却有种无法言表的气质。

她的脖子特别细，让人忍不住怜惜，但又有折断的冲动。

谁家的女儿，这么小就出来做这样的事，父母知道该多痛心呀！

陈军清楚王荣生的死因，实在不愿把女孩儿的纯洁和肮脏龌龊的情景联想在一起，暗自叹息之余，把眼睛移向别处。

车子颠簸，一只粉色蝴蝶结发夹落在脚边，陈军拾起，女孩儿接